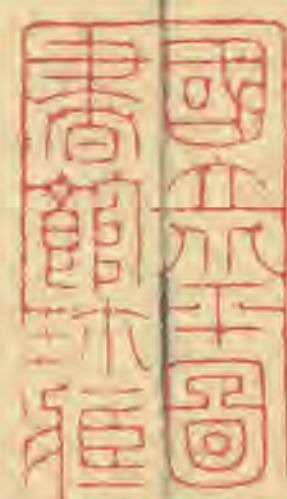


徐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三



漢文

徐州牧箴

揚雄

海岱伊淮東海是濟徐州之士邑于蕃字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刻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桑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上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祀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一

漢高祖廟銘

班固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封蓋延安平侯伐劉永遂定沛脩高祖廟置齊夫祝宰樂人註沛縣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西征記云沛縣西北有漢高祖廟為亭長處括地志云泗水亭在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高祖及十八侯皆班固為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旆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龍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鴻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剡擒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

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勛

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

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右高祖銘兢兢相

國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

序功第一受封於鄧右鄧侯蕭何銘兢兢將軍威蓋不當操盾

千鈞拔主項堂興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為丞相帝室以

康右舞陽侯樊噲銘懿懿太尉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

歷位卿相土國兼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右絳侯周勃銘蹇蹇

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之際濟王立

名身履國土秉御乾祐右平陽侯曹參銘斌斌將軍鷹武是揚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二

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流及要荒聲馳海內苗

嗣紀功右涉陰侯夏侯嬰銘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

不曲功業茂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右安國侯王陵

銘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諸行在

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右汾陰侯周昌銘赫赫將軍受

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念慮俯仰安全正朔國師

是封光榮舊宅右留侯張良銘餘十人不產沛豐其銘不錄

晉文

盛德頌 有序

陸雲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為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慨然

遂奏章以通情焉並爲之頌云爾晉太子舍人糞土臣  
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  
紹軒轅之淑哲越三代之高蹤膺有聖之元景蘊生民  
之上畧秦政肆虐漸覺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  
寶命鑒民顧天思文獻聖以宅神器六合炎駕八荒星  
錯企皇居於阿房犄逸鹿於九野謀猷回送天人匪祚  
乃蕭斯國授漢於西京是以克紹五緯章太素神妣哀  
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  
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  
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纒以蓋天廓元謨以闢宇華宮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圓邱迎萬乘於帝  
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日照月臨之墟  
雕趾卉服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天臨地自啟關  
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盛者也臣雲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無施忝寵本朝承乏下位  
而臣遭愍自西徂東行邁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  
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  
御此川於是卽命舟人弭楫水沚瞻仰山川舊物不馨  
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措  
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四

聖明之鑒寓日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  
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豈  
率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實銜罔極臣  
聞游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  
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觀薄狩五服時邁玉輅言巡  
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息恍惚愚情振蕩靡審所  
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閭闔之情謹仁水濱拜章陳愚  
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  
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容是  
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文王之容可觀

永惟陛下聖德

比隆前元功超蹤在昔

詩歌之所依詠 崇石之所掄揚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

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地厚貴獻狂夫區區之情

臣雲云晉太子舍人臣陸雲上於皇漢祖纂冑有唐

平章在昔文思百玉丹輝樓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類

維地網靈曜熠燿隋景扶桑則天未墜重規旻蒼其規

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矩 龍順憑河拓景襄嶽殷

龍章焯偉虎賁碩變有秦 詩曰極黔首震驚予師

思虔神主上帝曰咨天監六 眷伊漢此惟予宅穆

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 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

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一暑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主克廣克遐威凌羣

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烝徒既和既順

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旆電等推

師蕭曹撫劍高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龜濞波川潰肆野

陸沉咸陽克殄既係秦后戕我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

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援不式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土

於 工師遵時匪怒爰赫乘繫席卷三夏嘽嘽戎軒矯

矯乘馬燹伐強楚至於垓下天誅薄曜暴籍授首區夏

既混宇宙蒙又肅肅帝居巍巍神器有皇子登是臨天

彌文于裳組華于黻穆穆天子有瑟其容朱干鏘將

成公噴齋路寢發號紫宮須此愷悌以畜萬邦恩  
皇慶協于時維翠志在鄒火予舞功越裳委贄肅慎

穆聖自

國乘制參主神勞河山命誓禮律克

進

正藝右

恢恢疏罔不替聖功 殫明九方孔安

宰

武臣外閑漸澤冀城泊被雍方連光太素家

宋文

為木公修張良廟教

時軍次留城

傅亮

天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嘆撫事彌深張子房道  
正黃中照臨殆庶風雲言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六

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北上道契商  
洛顯默之際窈然難究源流浩濶莫測其端矣塗次舊  
市佇寫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迹懷人永嘆實深  
道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  
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  
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傅亮

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  
仁基德啟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  
鄩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邱封

其城其塋莫翦感遺

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  
信陵尚或不泯况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獨復近  
墓五家常給灑掃

元魏文

徐州上皇帝表

尉 元

臣受命出疆載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  
保境之畧雖淮岱復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昧屬當偏  
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  
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  
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七

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元朗  
從淮南到鎮稱宋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  
豫臣卽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  
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  
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  
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  
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畧而舉若賊向彭城必  
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  
東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  
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

援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固  
先定東南之地斷宋人北顧之意絕愚民難望之心夏  
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  
北自舉誓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  
生變若大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  
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僚佐共  
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憚而無驗恐  
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

徐州陳政事表

薛虎子

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八

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  
鯢待戮自非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  
一衝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  
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無  
毫釐之潤語其私利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  
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沃壤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  
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  
起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實  
食半兵耕植餘兵尚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賦  
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



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疆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

再陳政事疏

薛虎子

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萬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古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畜巍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舉邊之民蒙化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九

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緡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  
悉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  
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  
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  
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  
一請只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  
重何吝君輕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  
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藩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

梁文

張良遇黃石公讚

庾信

良取履跪授無辭素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  
爲帝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唐文

靈泉頌

原名孝感泉

駱賓王

按新唐書宋思禮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  
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  
忽有泉水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  
晁爲刻石頌其孝感

聞夫元功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通  
仁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叶於因心夏清冬溫愛敬

徐州府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十

弘於錫類下逮六幽之奧上洞三光之精不有至誠孰  
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過庭皇朝永州刺史昉之適  
孫戶部員外順之長子幼丁偏罰早喪慈親永懷鞠養  
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賢趨庭聞詩禮  
之風亢宗勗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至孝聞北面興悲  
泣高堂而咎已東遊下位歎微祿以逮親調露二年來  
佐百里俯就微班之列將申返哺之情敬立身其若斯  
於從政乎何有時歲亢旱金石行銷遠近川原始將堙  
心濬井皆爲湯谷通波盡化汚池太夫人在遲暮之年  
溫勞之疾非溫漿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病

色養既虧憂惶靡訴俄而巖壑之下忽清泉而自生因  
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甘若醴氣冷如冰此邑城近  
騫山地連禹穴基址多石山岡阜無津爰白興建以來久  
微穿汲之利非精誠貫於有道純志浹於無私孰能洽  
冥既以通幽導靈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窮井飛  
於一言姜婦孝思潛波移於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  
蕭縣尉柳晃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情異則  
軒冕猶埃塵片善可嘉朝聞甘於夕死一諾猶重黃金  
賤於白圭以爲執友素衣豈輕肥利祿之謂也賞音遠  
禮非鐘鼓玉帛之云乎所耻者沒而無稱所貴者存乎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十一

不朽徒懷美志未遇良材某出贊荒隅塗經勝壤二秋  
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而交歡暫雪桓譚之涕觀斯水  
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曰凡賢思齊仰圭璋而有地揮毫  
興頌鏤琬琰以無慚乃作頌曰粵若稽古厥初生民其  
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持道仁不遺親愛敬盡力孝弟  
通神顧我罔極因心感一真契動天甘泉涌池泠泠無  
竭烝烝不匱曾是我私一錫爾類爰有芳人景行芳塵  
事諧則感道洽斯親孝一禮主名爲實實倘斯文之不  
墜知盛德之有鄰

使院新修石幢記

高 瑀

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事於府庭  
之南端初元戎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詔朝於京師  
天子當辰對百辟卿士登公於明庭曰自理朔陲邊風  
變和瓊裘垂臂歛衽從教予嘉于裴文武僉同今之徐  
方控臨東極淮海閩越千里遙賴地產堅金俗風用剛  
河山鬱盤我武宜揚故有鈇鉞印綬之賜予之戎柄期  
於光大郡邑之長司我風教蒸人壽天繫厥二吏故別  
以符印備以僚屬予之耳目期於觀德大野東原旣瀟  
且平織縞草木咸在征賦故當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  
六戶一十萬兵六十旅矛鉞戈戟戎車鐵馬泊翔潛動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七

植宜威領焉公拜稽首致誠淚血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改轅而東紅旌天旆都人縱觀光騰九衢以  
功紹復再統幢節逝古無僞是歲十一月四日至於理  
所從一口至於百十日無一息無一頃暫忘嚮之帝命  
舊府無積衣食曠乏則軍聲武備其可知矣遂假財於  
鄰從儉於身戎裝貔集將衣下驍敢野夫行謹四郡咸康  
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飛運水無驚波有征之師  
以徐爲則上多廼茂績俾位冠於羣帥故有左揆之拜  
時無等焉皇乎哉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  
今天下三十有九皆顯才聞人爲佐爲賓誠明中和從

事之道也離明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光誰或給幽闇而謂神無知故予之同府常恐懼乎不至戒慎乎不聞用明誠怡神離明誠媿神將此道也奉我公省厥躬期此布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焉足道哉

岐公謂李愿也

周苛碑誌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以新阨睢水之圍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用周苛守後事以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十三

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投之以利兵東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麟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是用汝資之不卽倒戈請命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隲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功數鉅非君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

憲公之不屈而耻其詭已聲如乳虎指左右粹公於沸  
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與於不朽不朽在  
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苟有之與夫由余  
受戈 演內肝殊也初苦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  
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  
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  
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  
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敗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光烈  
系史之闕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古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  
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  
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  
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  
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  
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  
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書  
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益容入於王朝今爲尚書  
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  
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秘書省校

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闕辨  
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  
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  
公可知矣蔚乎其相彰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  
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  
之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觀覽焉

漢高原廟

柳宗元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尚佐命垂  
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  
承休迭有中邦五神還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辰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  
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  
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竒如神舜之胄也汝  
陰脫帝密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  
鄜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廊度以大帝業尚之裔  
也淮陰整齊天兵蕩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  
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  
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  
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  
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窮之粵旨載幽明之休祐殺

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假手於嬴以混諸侯馮力於項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後魂游於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樂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著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六

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其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道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蕩蕩明德時維放勛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



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旣離鹿豕  
東夏長蛇封豕蹈躡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  
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  
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荆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  
黎輯柔表正萬國災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  
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禋克成崇崇沛宮清廟是  
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彙鼓  
遂據天位魏游故都永介丕祚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勩  
此休銘以昭本始

薦劉軻書

白居易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七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遺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  
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讀書屬文結草  
廬於岩谷間者一二十人其秀出者有彭城劉軻開卷  
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著翼孟三卷參  
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  
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二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  
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  
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發  
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  
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曰持此爲予謁集賢庠三十二

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公監察牛二侍御秘書  
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以予愚直常信  
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光明矣

宋文

厭氣臺銘

王禹偁

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之善  
惡苟理合天道垂休降福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災  
民心爲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  
而反災祥不爲難矣烏有築高臺厭王氣行巫覡之事  
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嘴長距雞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六

鬪六國而擅場復以鈎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凶終以  
多藏厚歛蠶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成五嶺築阿房驅周  
孔之書盡付回祿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大半之賦  
則黔首豆分用參夷之刑則赭衣櫛比鯨鯢國政螻蟻  
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膾六國嗷嗷上訴求主天將使  
民息肩於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氣於是祖龍  
巡狩築臺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誦之於天天厭秦  
也授之於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  
天引咎遷善樹德封六國之嗣復萬民之業薄賦歛省  
盡役銷戈兵勗稼穡除高斯之暴政修唐虞之墜典下

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銷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某游豐沛之間過臺之舊址思古覽今悵然有懷灑翰濡毫遂爲銘曰臺之築兮救秦之哀厭之不得爲漢之基氣之厭兮慮漢之昌厭之不得速秦之亡秦之厭漢其惟一身漢之厭秦乃有萬民高臺巍巍我王氣氤氳秦政已矣漢德惟新泱泱前古茫茫後塵故國蕪沒荒臺草莽行人環竦惻愴斯文

彭祖觀井圖銘并序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邱道出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人物山林森然蓋狀其佳象陶致表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九

精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歛躬踟躕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歷考其迹於傳記雖憂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漣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休永據有而不忘係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陽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

守痛比老彭式介眉壽

鳧鷖亭詩序

姚雲

豐縣公宇之背于城之東隅有亭其上曰四望舊矣治平三年錢塘關公彥長以進士來宰是邑視事之暇而登覽焉病其椳棟欄楯之朽敗不足以蔽風雨而延賓客也於是易新今名而完壯之文作詩其上以賦其事豐人嘉誦而喜傳者方領曳裾之外闔門稚子林野匹夫同之於乎何其聲譽之琅琅也粵三十餘襁單父身公以世胄之賢爲令是縣愛其陂池游行魚鳥出沒有江湖之態菱荷菱芡有清適之境佳木秀竹有山林之趣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氣又嘉公能寫詠其事而傳遺後人也於是迭出新意以賡和之言約而義豐辭勻而意遠不戾於古不愧於今信乎與作者同風也豐人安公之政而嘉公之詠樂與二公之詩俱傳不朽故特鐫於石以久歲月而且屬雲序之於是遂書云

清心亭記

曾鞏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亭是歲秋來請記於京師屬予有亡妹傷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憂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

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德  
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  
天下之理與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  
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  
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  
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  
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  
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  
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有是亭曰不敢以爲遊  
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新  
馮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鞅記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徐州謝上表

蒯 軾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蒙  
深厚撫已兢慙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  
會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屢獻瞽言仰  
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濶之言  
雖多無益惟有忠朴之素旣久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  
與常度言之無罪實有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  
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

日月照臨乾坤覆幬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  
全隨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閒  
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  
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  
莫大之憂然後麥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  
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  
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旣潰  
復古道於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仁溥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文孝以安宗廟  
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  
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  
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普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  
之所鍾伊昔橫流壞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  
如雲善旣廣則利多憂狃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  
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徐州謝獎諭表

蘇軾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祖德  
其詩揚獎諭者奔走服勤人極之宗事竣



山川之神朝隋寸雲暮治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  
康

徐州上神宗皇帝書

蘓軾

臣以庸才備員州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  
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  
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章具以聞而陛  
下擇焉臣前任密州所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  
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壘耻  
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害最盛因爲陛下畫  
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觀覽山川之形勢察其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書

風俗之所移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  
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  
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  
彭城之險固形勝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  
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  
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  
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  
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柵木砲石凡戰  
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千糧於城中雖用十萬



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亦不  
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暴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宋全忠弼山人也皆在  
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雄傑之氣積以威  
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  
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  
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方六千里卽利國監自古爲  
鐵冶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天家藏  
錢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  
以思卽爲寒心使剽盜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而則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  
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冬其  
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  
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  
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  
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忘弓不能忘楚  
子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  
與此不亦隘乎自鐵不北行冶之皆有失業之憂詎

以者數矣臣欲因此

治谷百

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守而忠謹者保  
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刃樂教之擊刺每月兩  
班集於知監之廷而閱試之藏其六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  
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  
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即姦猾破膽而不敢謀  
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做惡又一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  
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  
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其石旣具矣而遷於南  
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事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郡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  
而皆使禁軍軍士當郡送者受牒卽行往反常不下十  
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  
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  
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  
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  
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  
更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  
斯年士卒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  
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  
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  
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  
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  
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蘓  
合縱橫吏士臨難莫肯有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  
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  
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  
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  
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

人且不可得盜賊克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被奸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及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緡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然此皆

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治辭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而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

秀民准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盛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長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判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完

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鞫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其牙職皆取才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餘目委曲臣未敢盡

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  
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  
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  
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  
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  
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亦晚矣

蓮花漏銘

蘇軾

故龍圖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  
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  
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  
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  
君禘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  
作而請銘於軾銘曰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  
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  
量與權衡豈不自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  
之精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  
萬八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  
雷轟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盈使凡爲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中如箭之

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磨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桓山記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難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予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槨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玉乎使魍而無知也予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魍而有知也聞予鼓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峩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邁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附詩  
艤舟桓山下長嘯理輕策彈琴石室中幽響清磔磔弔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世間何者爲貞宅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  
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巒四合隱然如大  
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  
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山人有二鶴旣馴而能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  
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僚東山而歸故  
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蘓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  
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樂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  
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  
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  
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  
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  
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  
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  
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  
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  
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



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入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  
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  
留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鉅野北溢於濟  
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  
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爲水  
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  
三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出雨晝夜不止子  
瞻衣蓑履屨廬於城上調急走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賊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  
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塚墓老弱蔽川而  
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邱陵林木之上子瞻使  
習水者浮舟楫載餽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消  
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  
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  
水之衝以堤防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然水旣去  
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望以黃土曰土  
能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輒方從事於宋登黃樓覽觀山  
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子瞻與客遊於



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魏峩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  
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玖傷心極目麥熟  
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  
日北望則泗水滌漫古汴入焉漚爲濤淵蛟龍所蟠古  
木蔽空烏鳥號呼買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  
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翳爲之辟易窺人寰  
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  
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歡飲  
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  
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如林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  
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  
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憫河決於疇昔  
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  
然而醉酒傾月墜扶攜而出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蘓公守彭城之明年旣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  
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  
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  
曰惟黃樓之環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

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  
雘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于山而環峙兮交二水  
而旁奔岡隄奮其樓臺兮豁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  
舉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  
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  
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  
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  
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歷之以茲樓時不可以復得  
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邱觴  
酒醪以爲壽兮旅榘核以爲儀儼雲霄以爲侍兮笑言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美

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  
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道傳馬之更  
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遊嬉豈造物之莫詰兮  
惟元元之自詒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躋哲  
人之知其故兮蹈險夷而皆宜視蛟蛇之過前兮曾不  
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  
兮聊徘徊以徜徉

彭城縣令石記

陳師道

慶歷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今始出  
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爲令今

若相宜然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  
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績可紀令選士爲令  
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  
綱目疎濶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  
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其不盡用故其治  
雖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  
不寬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刊縣令  
一非令非王官不登簡策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  
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自勉使吏民有述焉今廳故年記承議郎梁君始追  
和其名氏刊於石九十九人記不記不足爲吏能否而  
梁君力能及之爲有餘也

黃樓銘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官臣某  
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冲夾以連山扼  
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不支餘顧城中  
不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海自  
有餘日而後已守臣某  
念惟法亡  
夜不  
息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回弊應卒外營  
捷乘高

以殺其惡內爲大堤附城如環以持其潰築二坊於東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凝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揚郡縣十月三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論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入神力同敢曰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名虎南伐淮夷北伐玃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

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  
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  
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  
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其君臣之盡云臣不佞  
死上黃樓銘其詞曰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  
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  
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  
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  
功聖成能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  
祇畏名施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

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障泗上述修故常庶民無佞原始要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汜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汜句於蕭其闕如玦水經渭河至滎陽黃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汜汜至蒙別爲獲餘波迤於淮陽東歷蕭彭城入於泗注渭鴻溝官渡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黃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記

受泗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曰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云濟入于河東出於陶邱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旣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滎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沙則河南無濟矣其謂黃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黃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疑渠汜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蓋無據而注敘渠源以河或沙或河沙合其說不

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蓋皆  
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汜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汜自滎  
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  
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  
河入汜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  
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  
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汜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  
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  
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  
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旱

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  
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於東  
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  
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  
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  
石以屬余余謂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  
任善議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  
獨有見於此何也夫善爲始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  
善蓋莫得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欲  
書也遂爲之書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聞視刁鐃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楸下邱壠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聖

衰爲思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夫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邱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君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拱翠堂記

晁補之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蛇騰涌挈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芝迤迤雍容離立而孤驥中則平原綠野桑柘承其三閭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於山夏冽而甘冬木不山瘦泉渟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五穀百菓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於汴舳艫萬艘以輸賦於京師以下入於江淮溯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於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於齊魯趙魏之衝以下達於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爭驅之惟其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為樵蘓為遺亡聚而泉以為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有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為可惜又東北俗椎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巖或有名奏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

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况未有名於昔者則雖近而莫  
之聞亦無足怪也而竇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淡嗜好嘗  
爲一尉卽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  
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  
曰此樂神所秘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  
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  
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爲亭爲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  
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  
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  
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聖

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爲楚相而  
子爲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仲  
子方耕見家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何如  
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  
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以爲師道潛德不愧儒仲  
而明遠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  
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蕭縣儒學碑記

晁端中

蕭之爲邑負山瀕河多古形勝蕭人拒楚匿智井而出  
之故其城壘高大周袤數里遊其國者想見昔人恃險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四

深阻之蹟今其風俗渾厚多智慮務農生財獨饒於他  
邑然官民居廬皆聚於故壘之南而其北獨佛宇神祠  
喬木數處而已宣聖廟猶在西北無人之地衆不樂居  
雖存猶廢也自皇祐逮今登進士第纔數人故蕭之士  
鮮知學校羣居之樂而邑之耆年長者常以是爲不足  
前光澤簿竇君沔喜儒學有遠識其諸子姪在童胤時  
已能招致四方賢士日遊其門使夫耳目所接皆文字  
筆墨間不溺於他好以身獨當家之衆務故家益富號  
爲中州巨室然子弟皆純素如寒士長子盥數預州薦  
其族人多有以儒業成名者又常訓曰凡以儒自名而

恃家之多財最士之可耻者繇是遠近服君爲有道一  
日白於邑宰孫公曰郡邑之學多居文明之方蓋以利  
學者進取向於高顯之義今願於邑東擇爽塏之地以  
徙學可乎遂白於州守許爲之乃繪圖以進其規有堂  
有簷有東西序齋房庖厨亦各有次像先聖七十二子  
其列有楚籩豆簠簋壘洗爵尊薦獻之器其藏有次由  
是邑人爭願出力以佐其役而令皆助之靡始於紹聖  
五年三月壬子落成於七月丁未乃遣姪敦禮求記於  
余曰君嘗寓學於此知蕭之子弟多秀穎可教當爲之  
記因復曰竇君以富饒之資能興儒學使爲父兄者知  
以禮義教子弟以學古入官者可尚也邑人旣樂公遷  
學之美則君富而好禮絕人遠甚矣其功及人者其報  
當在子孫則公之後必有登顯仕者矣時紹聖五年八  
月庚寅立石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壘

漢太尉陳球二碑跋

洪适

漢故太尉陳公之碑篆額陳公名球下邳淮浦人三剖  
郡符五入卿寺再爲三公靈帝光和二年卒本傳載球  
令繁陽郡守求賄不獲趣督郵令逐之督郵不可曰魏  
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乃止桂陽賊李研陸梁荆部  
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爲零陵守期而賊散州

兵卒益反與桂陽胡蘭轉攻零陵編木爲城不可守備  
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  
與共城守私採木爲弓相距十餘日會救至賊破詔拜  
一子爲郎熹平元年爲廷尉曹節欲別葬竇太后詔公  
卿大會朝堂球忠憤奮發抗議不撓奸佞爲之退聽史  
載其事六百餘言光和二二年爲永樂少府與司徒劉郃  
謀誅宦官事洩下獄死史載其事又三百餘言大凡碑  
碣率與史傳抵牾特球之二碑獨繁陽事跡不同所書零  
陵平賊事雖破石文闕其存者皆與傳合至廷尉永樂  
時則一辭不措故熹平之議光和之謀咸無焉殆有所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巽

畏而然也嗚呼東漢闔寺之盛人主拱手君子喪氣然  
剛毅之士寧接踵以赴死不詘身以媚竈故漢道雖曰  
陵遲無法度紀綱可以憑藉而能立國又百餘年者皆  
忠臣義士之力也漢志雒陽城有中東門上東門後碑  
亦作中東城門此碑云換東城門侯殆省文也左傳虞  
闕父爲周陶正而此作遏父陳敬仲至齊爲工正掌百  
工之官也而此作公正太尉橋公而此作喬皆誤用也

又後碑跋

漢故太尉陳公之碑篆額公旣不得其死門人或畏憚  
尙煇必不敢立石雙表也兩碑之前幾二百字可讀其

末則文字彫落如晨星相望豈其間蓋有憤懣哀切之語後來亦有所懼而剔之乎漢人隸法有所謂省文者如爵之爲尉鶴之爲宿是也經傳多書蟻作蛾似亦是省文左傳蛾析戴記蛾于時術列子未聚禽獸蟲蛾黃帝紀淳化鳥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蔽日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蛾爲蟻隸釋中秋下旬碑有蟻附之句此云蜂聚蛾動亦蟻省也

金文

中靖大夫邵公墓誌銘

嘗一棟

先生諱世矩字彥禮其先幽州人至石晉之亂遂之於

徐州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七

沛因家焉曾祖通奉諱化伯祖金紫諱奎伯父朝諱諱敏能皆進士登第俱累典大郡父儒林諱敏德任開州司戶宋末兵革擾亂家事索然宗族解散先生孤處鄉中多難劇貧而無他念惟務讀誦朝夕不輟夜乏膏油縣君時與燃薪繼晷精勤不知寒暑初則治詩後無文籍惟存戴經全帙遂改治焉曾不數載以至精通迨廢齊阜昌六年開闢應試作兗州解元省試第二人廷試第一甲第一人登第時年三十有六敕授承事郎單州兼判次任皇統三年授祿州防判次任冠氏縣令次任京兆府推次任朝城縣令末任河中府推官逾歲而致

仕官至中靖大夫先生性資端懋居官廉直秋毫無私  
自儉約爲節所在屢有治績雖州牧侯伯亦不阿事常  
不以進爲念所樂者詩書而已故在常調亦不苟進年  
纔六十有三遽然告致而歸守道恬淡真古君子所爲  
年六十有七時丁亥歲八月三日因病而逝有男六人  
長曰敦仁與佑僕侯佐傅女四人孫二十一人曾祖通  
奉暨父儒林皆先葬夏村西北狼石溝東岸緣舊塋瀕  
河水漲侵近大定三十八年歲次戊申二月六日別葬  
先生於泗河之灣始娶鄧氏病卒再娶許氏後娶王氏  
皆封博陵縣君因祔葬焉學生皆棟幼蒙教養稔聞先  
生行狀諸子昆仲令棟作志辭不獲已姑述大槩以應  
其命爲之銘曰甘棠餘慶世生直臣我公彬彬博物洽  
聞卓冠豪俊內蘊經綸進不屈志退能保身完名高節  
耀乎縉紳